

白

雨

齋

詞

話

白雨齋詞話卷第五

丹徒亦峰陳廷焯著

洪稚存經術湛深而詩多魔道詞稍勝於詩然亦不成氣候

孫子瀟袁蘭邨輩爲詞全不講究氣格只求敷衍門面而已並有門面亦敷衍不來處

蔣鹿潭水雲樓詞二卷深得南宋之妙於諸家中尤近樂笑翁竹垞自謂學玉田恐去鹿潭尙隔一層也

詞至國初而盛至毘陵而後精近時詞人莊中

白貞平不可尙已。譚氏仲修亦最駿與古爲化。鹿潭稍遜。皋文莊譚之古厚而才氣甚雄。亦鐵中錚者。

鹿潭詞如東風第一枝云。雲影薄。畫簾乍捲。山意冷。瘦筇又嬾。木蘭花慢云。雲埋蔣山。自碧打空城。只有夜潮來。又前調云。蘆邊夜潮驟起。暈波心月影。盪江圓。又云。看莽莽南徐蒼蒼北固。如此山川鉤連。更無鐵鎖。任排空檣。艣自回旋。寂寞魚龍睡。穩傷心付與秋煙。又甘州云。避地依然滄海險。夢逐潮。還一樣貂裘冷。不似長安。又云。引吳鉤不語酒。

罷玉犀寒總休。問杜鵑橋上有梅花。且向醉中看。
南雲暗任征鴻去。莫倚闌干壽樓春。云但疏雨空階。
蕭蕭半山黃葉聲。鷗鷺天云屏間。山壓眉心翠。
鏡裏波生鬢角秋。淒涼犯云疏燈暈。結覺霜逼簾衣。
自裂又云窗鳴敗紙。尙驚疑打蓬乾。雪悄護銅瓶。
怕寒重梅花暗折。卻開門樹影滿地壓凍月。唐
多令云哀角起。重關霜深楚水寒。背西風歸雁聲。
酸一片石頭城上月。渾怕照舊江山齊。天樂云海氣浮。
山江聲擁樹閃閃燈紅蕭寺高。談未已任夜鵠驚枝。
睡蛟吟水笑指天東。一丸霜月盪潮尾。又

云。啼鵠。萬里。怕化作秋聲。醉魂驚起。涼露沈沈。斷鴻悲暗輦。似此皆精警雄秀。造句之妙。不減樂笑翁。

鹿潭深於樂笑翁。故措語多清警。最豁人目。集中謁金門人未起。甘州又東風喚醒一章。兩篇情味尤深。永乃眞得玉田神理。又不僅在皮相也。

鹿潭謁金門云。人未起。銅影暗移窗紙。隔夜酒香添睡美。鶲聲春夢裏。妝罷小屏獨倚。風定柳花到地。欲拾斷紅憐素指。捲簾呼燕子。婉雅淒怨尋味。不盡。

鹿潭窮愁潦倒抑鬱以終悲憤慷慨一發於詞如
卜算子云燕子不會來小院陰陰雨一角闌干聚
落花此是春歸處彈淚別東風把酒澆飛絮化了
浮萍也是愁莫向天涯去何其淒怨若此

鹿潭臺城路金麗生自金陵闢城出爲述沙州避
雨光景感賦此解時畫角咽秋燈談
慘綠如有鬼聲在紙上也云驚飛燕子魂無定荒洲墜如殘葉
樹影疑人鴟聲幻鬼歛側春冰途滑頽雲萬疊又
雨擊寒沙亂鳴金鐵似引宵程隔谿燐火乍明滅
江間奔浪怒湧斷笳時隱隱相和嗚咽野渡舟危
空村草濕一飯蘆中淒絕孤城霧結臘網離鴻

怨嘆。昏月險夢愁題杜鵑枝上血狀景逼真有聲有色。因思迦陵賀新郎。作家書竟題范龍仙云漏書齋壁上蘆雁圖

悄裁書罷遶廊行偶然瞥見壁間古畫一派蘆花江岸上白雁濛濛欲下有立且飛而鳴者萬里重關歸夢杳拍寒汀絮盡傷心話捱不了淒涼夜城頭戍鼓剛三打正四壁人聲都靜月華如瀉再向丹青移燭認水墨陰陰入化恍嘹唳枕稜窗罅曾在孤舟逢此景便畫圖相對心猶怕君莫向高齋掛繪聲繪影字字陰森綠人毛髮真乃筆端有鬼然同一設色而陳自縱橫蔣多蕭戚言爲心聲蔣

所遇之窮又不逮陳遠矣。

仁和黃樸存眠鷗集詞亦沐浴於南宋諸家而未能深厚格調亦嫌平合者亦不過穀人流亞如臺城路歸燕云蓼渚捎紅蘆塘掠雪秋恩渾生南浦又浪陶沙魚舟云短篷唱涼州驚起沙鷗浪花圓處釣絲柔蓑笠不辭江上老雲水悠悠聲調清朗氣息和雅自是越中一派

仁和譚獻字仲修著有復堂詞品骨甚高源委悉達窺其胸中眼中下筆時匪獨不屑爲陳朱儘有不甘爲夢窗玉田處所傳雖不多自是高境余嘗

謂近時詞人莊中白尙矣。蔑以加矣。次則譚仲修。鹿潭雖工。詞尙未升風騷之堂也。

仲修蝶戀花六章。美人香草寓意甚遠。首章云。樓外啼鶯依碧樹。一片天風吹折柔條去。玉枕醒來追夢語。中門便是長亭路。淒警特絕。下云慘綠衣裳年。幾許爭禁風。日爭禁雨。幽愁憂思極哀怨之致。次章云。下馬門前人似玉。一聽斑駕便倚闌干。曲結云。語在修眉成在目。無端紅淚雙雙落。真有無可奈何之處。眉語目成四字。不免熟俗。此偏運用。淒警抒寫憂思。自不同泛常艷語。三章云。一握

鬢雲梳復裹半庭殘日。恩恩過卽屈子好修之意。
而語更深婉四章云帳裏迷離香似霧不燼鑪灰。
酒醒聞餘語連理枝頭儂與汝千花百草從渠許。
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有此沈著無此微至下。
云蓮子青青心獨苦一唱將離日日風兼雨豆蔻。
香殘楊柳暮當時人面無尋處淒婉芊綿不懈而。
及於古五章云庭院深深人悄悄埋怨鸚哥錯報。
韋郎到壓鬢釵梁金鳳小低頭只是閒煩惱傳神
絕妙下云花發江南年正少紅袖高樓爭抵還鄉
好遮斷行人西去道輕軀願化車前草沈痛已極。

眞所謂情到海枯石爛時也。六章云玉頰妝臺人
道瘦。一日風塵。一日同禁受。獨掩疏簾如病酒。捲
簾。又是黃昏後。沈至語。殊覺哀而不傷。怨而不怒。
下云六曲屏前攜素手。戲說分襟。眞遣分襟驟書
札。平安知信否。夢中顏色渾非舊。相思刻骨寤寐
潛通頓挫。沈鬱可以泣鬼神矣。

仲修青門引云。人去闌干靜。楊柳晚風初定。芳春。
此後莫重來。一分春少減。卻一分病。透過一層說。
更深卽相見。爭如不見意。下云離亭薄酒終須醒。
落日羅衣冷。繞樓幾曲流水不曾留得桃花影。此

詞淒婉而深厚。純乎騷雅。又昭君怨云。煙雨江樓春盡。盼斷歸人音信。依舊畫堂空捲簾。風約略薰香閒坐。遙憶翠眉深鎖。鬢影忍重看。再來難深婉沈篤亦不減溫韋語。

仲修蘇幕遮云。綠窗前紅燭底。小撥檀槽月盪涼。煙碎夜靜。銜杯風細。細吹上羅襟。仍是相思淚。病誰深。春似醉。陌上桃花門內先憔悴。夢到高樓星欲墜。零露無聲冷入空閨裏。低回哀怨此種境界。

固非淺見所能知。

燕飛偏是落花時。此仲修臨江仙詞語也。觀此七

字是何等沈鬱。

仲修臨江仙云江南紅豆一枝枝江南人面眼底是相思思路幽絕又前調和子珍云芭蕉不展丁香

結恩恩過了春三羅衣花下倚嬌憨玉人吹笛眼
底是江南最是酒闌人散後疎風拂面微酣樹猶如
此我何堪離亭楊柳涼月照毵毵厚意稍遜前
章而語極清雋琅琅可諷玉人吹笛二語尤爲警
絕

仲修浣溪紗云昨夜星辰昨夜風玉窗深鎖五更
鐘枕函香夢太恩恩畫閣焚香煙縹渺闌干擲笛

月朦朧碧桃花下一相逢通首虛處傳神結語輕
輕一擊妙甚

仲修清平樂云東風吹徧。穉柳垂清淺。雲樹朦朧。
千里遠望見高樓。不見樓前塞雁飛。還愁邊多少。
江山忍把棉衣換了玉梅花下春寒逼近五代人
手筆

仲修賀新郎云春衫裁翦渾拋了。盼長亭行人不
見飛雲縹渺。一紙音書和淚讀。卻恨眼昏字小。見
說是天涯春到。夢倚房櫳通一顧。奈醒來各自閒。
煩惱知兩地怨啼鳥。淒涼怨慕深於周秦不同貌

似者

仲修小詞絕精長調稍遜蓋於碧山深處尙少一番涵咏功也

仲修之言曰吾少志比興未盡於詩而盡於詞又曰吾所知者比已耳興則未逮河中之水吾詎能識所謂哉卽其詞以證其言亦殊非欺人語莊中白敘復堂詞云仲修年近三十大江以南兵甲未息仲修不一見其所長而家國身世之感未能或釋觸物有懷蓋風人之旨也世之狂呼叫囂者且不知仲修之詩烏能知仲修之詞哉禮義不愆何

恤乎人言吾竊願君爲之而斲至於興也蓋有合
風人之旨已是難能可貴至斲至於興則與風人
化矣自唐迄今不多覩也求之近人其惟莊中白
乎

吾鄉莊棫一名字希祖號中白吾父之從母弟也
著有蒿庵詞窮源竟委根柢槃深而世人知之者
少余觀其詞匪獨一代之冠實能超越三唐兩宋
與風騷漢樂府相表裏自有詞人以來罕見其匹
而究其得力處則發源於國風小雅胎息於淮海
大晟而寢饋於碧山也

千古詞宗溫韋發其源周秦竟其緒白石碧山各
出機杼以開來學嗣是六百餘年鮮有知者得茗
柯一發其旨而斯詣不滅特其識解雖超尙未能
盡窮底蘊然則復古之功興於茗柯必也成於蒿
庵乎

中白病歿時年甫半百生平與余覲面不過數次
晤時必談論竟夕余出舊作與觀語余曰子於此
道可以窮極高妙然倉卒不能臻斯境也又曰子
知清真白石矣未知碧山也悟得碧山而後可以
窮極高妙此言在中白病歿之前一年余初不知其言之懇至

也十餘年來潛心於碧山較曩時所作境地迥別識力亦開乃悟先生之言嘉惠不淺思以近作就正於先生而九原已不可作特記其言如此

中白先生敘復堂詞有云夫義可相附義卽不深喻可專指喻卽不廣託志帷房瞻懷君國溫韋以下有迹可尋然而自宋及今幾九百載少游美成而外合者鮮矣又或用意太深辭爲義掩雖多比興之旨未發縹渺之音近世作者竹垞擷其華而未芟其蕪茗柯泝其原而未竟其委又曰自古詞章皆關比興斯義不明體製遂舛狂呼叫囂以爲

慷慨矯其弊者流爲平庸風詩之義亦云渺矣先生此論實具冠古之識並非大言欺人

李子薪慎傳嘗語余云莊希祖詞窮極高深竟難於位置卽置之清真白石間尙非其駐足處此真知蒿庵甘苦彼囿於流俗之見者必以其言爲不倫矣

蒿庵蝶戀花四章所謂托志帷房睠懷身世者首章云城上斜陽依綠樹門外斑駕過了偏相顧玉勒珠鞭何處住回頭不覺天將暮回頭七字感慨無限下云風裏餘花都散去不省分開何日能重

遇凝睇窺君君莫誤幾多心事從君訴聲情酸楚
卻又哀而不傷次章云百丈游絲牽別院行到門
前忽見韋郎面欲待回身釵乍顫近前卻喜無人
見心事曲折傳出下云握手恩恩難久戀還怕人
知但弄團團扇強得分開心暗戰歸時莫把朱顏
變韜光匿采憂讒畏譏可爲三歎三章云綠樹陰
陰晴晝午過了殘春紅萼誰爲主宛轉花旛勤擁
護簾前錯喚金鸚鵡詞殊怨慕次章蓋言所謀有
可成之機此則傷所遇之卒不合也故下云回首
行雲迷洞戶不道今朝還比前朝苦悲怨已極結

云百草千花羞看取相思只有儂和汝怨慕之深
卻又深信而不疑想其中或有讒人間之故無怨
當局之語然非深於風騷者不能如此忠厚四章
云殘夢初回新睡足忽被東風吹上橫江曲寄語
歸期休暗卜歸來夢亦難重續決然舍去中有怨
情故纔欲說便咽住下云隱約遙峰窗外綠不許
臨行私語頻相屬過眼芳華真太促從今望斷橫
波目天長地久之恨海枯石爛之情不難得其纏
綿沈著而難其溫厚和平

蒿庵買陂塘云問西風數行新雁故人今向何許。

銜來音信從誰至。宛轉似將人語休。輕顧便拆得。
封時都是傷心句。此情最苦。臘涼月三更。盈盈血淚化作杜鵑去。空階外。往日佳期已誤。淒涼說與。
遲暮清商一曲原蕭爽。消受幾多霜露。情莫訴。休再望。南天渺渺。衡陽浦錦箋附。與回首。絳雲飛。傷
心只在一點相思處。騷情雅意。詞品超絕。其年竹垞才氣雖高。此境卻未夢見。結句相字不協於律。然於本原殊無傷也。

蒿庵八六子云罨重城。淒淒風雨都來伴我孤征。
漸濕霧淒迷。不斷薄寒料峭。還生秋心。暗驚沈沈。

不放新晴倚檻。慵開鸞鏡。臨流罷撫銀箏。漫忘卻他鄉茱萸節。近黃花放後。白衣人遠。但見拍水沙鳧野渡。寥天雲雁煙汀黯銷凝。恩恩又聽櫓聲。此則變化於少游美成碧山而更高出數倍者。此詞與碧山一篇格調相似而用意各別與板襲者不同

蒿庵相見歡云春愁直上遙山繡簾閒贏得蛾眉宮樣月兒彎。雲和雨煙和霧一般般可恨紅塵遮得斷人間。次章云深林幾處啼鶲夢如煙直到夢難尋處倍纏綿蝶自舞鶯自語總淒然明月空庭如水對華年二詞用意用筆超越古今能將騷雅

真消息吸。入筆端。更不可以時代限也。

嵩庵瑞鶴仙云。玳梁幾許。問海燕芳蹤。可住看紅襟。飄瞥重到畫屏。漫把人誤。又云苦憶。年年遠道水驛。山程空怨。零雨鶯聲暗訴。催春至。其誰語。怕高樓去後。花枝滿眼。東風吹向繡戶。更青青柳色陌上。費人凝竚。又垂楊。云睨腕流鶯。依稀似欲迎人語。儂心縱使從君訴。奈飛燕雕梁嬌妬。傍長堤一碧無情。任玉驄嘶去。又云淒楚連宵苦雨。竟沾水漬泥不堪重顧。此類皆含無限情事。鬱之至厚之至似。又深於碧山詞。至是可以興。可以怨矣。

蒿庵菩薩蠻諸詞全祖飛卿而去其穠麗之態略
帶本色境地甚高如人人都說江南好今生只合
江南老水調怨揚州月明花滿樓又懶起學濃妝
偷閒繡鳳凰又輕雲簾乍捲香霧羅帷掩記得嫁
王昌盈盈出畫堂又茶蘼開後羣芳歇綠陰滿院
聽鵝鳩窗外老鶯聲都教和淚聽又人在木蘭艤
春波度遠江又郎意若爲尋妾愁江水深又樓頭
花事急金雁無消息怎得晚春時薄情郎早歸又
簾外幾番風香閨夢正濃和平溫厚感人自深溫
韋後一千年來此調久不彈矣不謂於蒿庵見之

豈非快事

蒿庵念奴嬌後半闋云。幾回遠寄鸞牋深藏懷袖。
字字愁磨滅。欲待將書重一讀。讀又柔腸千折。便
得常留也。難相比攜手重親接。不知今夜夢魂可
化蝴蝶。怨慕之詞低回往復。結二句從無可奈何
中作此癡想。不作訣絕語。自是溫厚。

蒿庵詞有不知其用意所在而不得謂之無因者。
如浪淘沙云。舊事漫嗟呀。鏡影窗紗音書字字記。
無差說。不盡時。拋卻去。流水天涯。又夢江南。云紅
袖滿樓招。不見橋邊楊柳細如絲。春雨杏花時。不

知其何所指。正令人尋味不盡。

蒿庵真珠簾云。驀地喜相尋。見白雲自遠。煙草滿川。梅雨後。只腸斷江南。何限意味。甚深亦不知其

何所指。

蒿庵更漏子云。玉樓寒芳草碧。門外馬嘶人跡。攀繡幙拂銀屏。風來夜不局。應念我偏相左。魚鑰重門深鎖。書不寄。夢無憑。窗紗一點燈。自是脫胎於飛卿。而意味又自不同。

蒿庵鳳凰臺上憶吹簫云。瓜渚煙消蕪城月冷。何年重與清遊對妝臺。明鏡欲說還羞。多少東風過。

了雲縹渺何處句留都非舊君還記否吹夢西洲
悠悠芳辰轉眼誰料到而今盡日樓頭念渡江人
遠儂更添憂天際音書久斷還望斷天際歸舟春
回也怎能教人忘了閒愁純是變化風騷溫韋幾
非所屑就尙何有於姜史

蒿庵醜奴兒慢云飛來燕燕驚破綠窗殘夢看多
少花昏柳暝雲暗煙濃望帝春心枝頭曾否解啼
紅闌干曲曲柔絲細細愁殺游蜂長記那時成蹊
桃李一樣鮮穠到此際風風雨雨誰寫春容迢遞
仙源何人尋約到山中蛾眉休說入門時候妬恨

偏工。此感士不遇也。結更深一層說骨高味古。幾欲突過中仙。

蒿庵青門引云。夢裏流鶯。喚起春人都倦研箋。莫漫去題紅雨。絲風片簾幕。晚陰卷碧雲。冉冉遙山展去也。無人管。便尋畫篋螺黛可堪。路隔天涯遠。怨深愁重。欲言難。言極沈鬱之致。

寶函鉢。雀金泥。鳳釵梁欹側。雲鬟重。莫遣夢兒酣。江南春色闌。音書金雁斷。芳草芙蓉岸。當戶理機絲。年年戰士衣。此蒿庵菩薩蠻詞也。意亦有所刺。而筆墨又別正不必襲溫韋陳迹。

蒿庵踏莎行結句云尊中餘憑且休揮明朝簾外
迷紅雨淒警絕倫不同凡艷

蒿庵詞有看似平常而寄興深遠耐人十日思者
如定風波云爲有書來與我期便從蘭杜惹相思
昨夜蝶衣剛入夢珍重東風要到送春時三月正
當三十日占得春芳畢竟共春歸只有成陰并結
子都是而今但願著花遲暗含情事非細味不見
蒿庵詞一卷所傳不過四十闋其一生所作必不
止於此余友李子薪嘗欲得其全稿以付梓余求
之兩年竟不能得今其家住泰州之東鄉一子又

故身後蕭條遺稿不知尙存否讀其詞思其人悲其遇爲之於邑者累日

近世文人學士略諳吟詠輒裒然成集尙未能涉獵藩籬便思欲質諸後世亦多見其不自量矣彼若知有蒿庵詞定當汗流浹背

蒿庵詞名不顯匪獨不及陳朱諸公亦不逮楊荔裳郭頻伽輩猶爭傳於一時也然世無不顯之寶文人學業特患其不精不患其無知已曲高和寡於我奚病焉

仲修序蒿庵詞云夫神之所宰機之所抽心之所

游境之所構身之所接力之所窮孰能無所可寄哉縱焉而已逝蕩焉而已紛魚寄於水鳥寄於木人心寄於言風雲寄於天凡夫寄於榮利莊棫寄於詞填詞原於樂閨中之思乎靈均之遺則平動於哀愉而不能已乎小子學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沱潛洋洋岷嶧峨峨汎彼柏舟容與逍遙爲鶴鳴爲河水爲園有桃爲匏有苦葉吾知之矣吾知之其詩也數語洞悉深處蓋人不能無所感感不能無所寄知有所寄而後可讀蒿庵詞近人爲詞習綺語者託言溫韋衍游詞者貌爲姜

史揚湖海者倚於蘇辛近今之弊實六百餘年來之通病也余初爲倚聲亦蹈此習自丙子年與希祖先生遇後舊作一概付丙所存不過己卯後數十闋大旨歸於忠厚不敢有背風騷之旨過此以往精益求精欲鼓吹蒿庵共成茗柯復古之志蒿庵有知當亦心許

閑情之作雖屬詞中下乘然亦不易工蓋摹色繪聲礙難著筆第言姚冶易近纖佻兼寫幽貞又病迂腐然則何爲而可曰根柢於風騷涵泳於溫韋以之作正聲也可以之作豔體亦無不可古人詞

如毛熙震之暗思。閑夢何處。逐雲行。晏元獻之樓頭殘夢。五更鐘花底離愁。三月雨林和靖之羅帶同心結。未成江頭潮已平。晏小山之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又當時明月在。曾照綵雲歸。又從別後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同。宵賸把銀缸照。猶恐相逢是夢中。又春思重。曉妝遲。尋思殘夢時。歐陽公之照影。摘花花似面。芳心只共絲爭亂。秦少游之欲見。迴腸斷續薰爐小篆香。賀方回之初未試愁。那是淚。每渾疑夢奈。餘香無名氏之爲君惆悵。何獨是黃昏。湯義仍之不經。人事意相關。牡丹

亭夢殘斷腸春色在眉灣倩誰臨遠山
香雪之鬪草心慵垂手立兜韁夢好低頭想史位
存之千蝶帳深繁夢苦倦拈红豆調鸚鵡趙璞函
之東風落紅豆悵相思空徧似此則婉轉纏綿情
深一往麗而有則耐人玩味其次則牛松卿之強
攀桃李枝斂愁眉又彈到昭君怨處翠蛾愁不擡
頭牛希濟之红豆不堪看滿眼相思淚顧愛之斂
袖翠蛾攢相逢爾許難寇萊公之愁蛾淺飛紅零
亂側臥珠簾捲晏元獻之疑怪昨宵春夢好元是
今朝鬪草贏笑從雙臉生范文正之眉間心上無

計相迴避。歐陽公之都緣自有離恨。故畫作遠山長周子寬之傷春還。上年心怎禁得時節。又燒燈無名氏之怎得西風吹淚去。陽臺爲暮雨。王次回之善病。每逢春月臥。長愁多向花前歎。又幾度卸妝垂手望。無端夢覺低聲喚。猛思量此際正天涯。帝珠濺。國朝吳梅村之摘花高處賭身輕。又慣猜閒事爲聰明。梁玉立之拂鏡試新妝。低回問粉郎。吳蘭次之巫雲。昨夜同騎雙鳳夢。夢王小山之燈微。屏背影淚暗枕。留痕又小園春雨過。扶病問殘春。又眼波低翦篆絲風。又一彎愁思駐螺。

峰王香雪之檻外紅新花有信鏡中黃淡人微恙
又夢短易添清晝倦書長慣費黃昏想毛今培之
斜月小屏風玉人殘夢中過湘雲之遊絲不解繫
韶華爲誰偏逐香車去均不失爲風流酸楚今人
不知作詞之難至於豔詞更以爲無足輕重率爾
操觚揚揚得意不自知其可恥此關雎所以不作
也此鄭聲所以盈天下也此則余之所大懼也
或問余所作豔詞以何爲法余曰余固嘗言之根
柢於風騷涵泳於溫韋以之作正聲也可以之作
豔體亦無不可蓋綺語已屬下乘若不取法平古

更於淫詞穢語中求生活縱窮極工巧去風雅愈遠卽流弊甚竊所不取余舊作豔詞大半付丙

然如舊作倦尋芳

紀夢云

江上芙蓉凝別淚橋邊楊

柳牽離緒望南天數層城十二夢魂飛渡下云正

颯颯梧梢送響攬入疏砧殘夢無據倚枕沈吟禁

得淚痕如注欲寄書無千里雁最傷心是三更雨

待重逢卻還愁彩雲飛去又齊天樂

爲楊某題憑欄美人圖

後半云樊川舊愁頓觸歎梨雲夢杳鎖香何處翠

袖天寒青衫淚滿怕聽棟花風雨又憶江南云離

亭晚落盡刺桐花江水不傳心裏事空隨閒恨到

天涯歸夢逐塵沙雖未知於古人何如似尙無纖桃浮薄之弊

國初十六家詞

孫默編

獨遺竹垞殊不可解其中王

士祿王士禎於詞一道並非專長不知何以列入

又尤侗董俞陳世祥黃永陸求可鄒祇謨等詞根

柢旣淺措語又不盡雅馴尙非分虎符曾藕漁之

匹二李一嚴亦未入選亦何敢與小長蘆抗哉去取太不當

人意而紀文達公謂國初填詞之家約略具是亦失之不檢也

彭駿孫詞藻四卷品論古人得失欲使蘇辛周柳

兩派同歸不知蘇辛與周秦流派各分本原則一
若柳則傲而不理蕩而忘反與蘇辛固不能強合
視美成尤屬岐途駿孫於詞一道未能洞悉源委
其所撰延露詞亦未見高妙故所論多左

國朝詞綜之選王昶編去取雖未能滿人意大段尚
屬平正余亦未敢過非惟明詞綜之選實屬無謂
然有明一代可選者寥寥無幾高者難獲一篇略可寓目者大約不過數十篇耳亦不能病其所選之平庸也

清綺軒詞選華亭夏秉衡選大半淫詞穢語而其中亦有
宋人最高之作涇渭不分雅鄭並奏良由胸中毫

王國齊詩言 卷五
無識見選詞之荒謬至是已極

宋七家詞選甚精戈載編若更以淮海易草窗則毫髮無遺憾矣

臯文詞選精於竹垞詞綜十倍去取雖不免稍刻而輪扶大雅卓乎不可磨滅古今選本以此爲最若黃樸存詞選則兼採遊詞於風騷眞消息何嘗夢見

近時馮夢華煦所刻喬笙巢宋六十一家詞選甚屬精雅議論亦多可採處

成肇麝唐五代詞選刪削俚穢之辭歸於雅正最

爲善本唐五代爲詞之源而俚俗淺陋之詞雜入其中亦較後世爲更甚至使後人陋花間草堂之惡習而並忘緣情託興之旨歸豈非操選政者加之厲乎得此一編較顧梧芳所輯尊前集雅俗判若天淵矣

唐明皇好時光云寶髻偏宜宮樣蓮臉嫩體紅香眉黛不須張敝畫天教入鬢長莫倚傾國貌嫁取箇有情郎彼此當年少莫負好時光俚淺極矣而顧梧芳尊前集首錄此篇稱爲音婉旨遠妙絕千古豈非癡人說夢

近聞蓮子居詞話海陵吳衡照子律撰其中亦有可採然於詞之原委全未討論枝葉雖榮本根已槁此亦六百餘年之通病也

蓮子居詞話云蘇之大張之秀柳之豔秦之韻周之圓融南宋諸老何以尙茲此論殊屬淺陋謂北宋不讓南宋則可而以秀豔等字尊北宋則不可如徒曰秀豔圓融而已則北宋豈但不及南宋並不及金元矣至以耆卿與蘇張周秦並稱而不數方回亦爲無識又以秀字目子野韻字目少游圓融字目美成皆屬不切卽以大字目東坡豔字目

耆卿亦不甚確大抵北宋之詞周秦兩家皆極頓挫沈鬱之妙而少游託興尤深美成規模較大此周秦之異同也子野詞於古雋中見深厚東坡詞則超然物外別有天地而江南賀老寄興無端變化莫測亦豈出諸人下哉此北宋之雋南宋不能過也若耆卿詞不過長於言情語多淒秀尙不及晏小山更何能超越方回而與周秦蘇張並峙千古也

蓮子居詞話又云蘇辛並稱辛之於蘇亦猶詩中山谷之視東坡也東坡之大與白石之高殆不可

以學而至此論尙有可採惟以大字目東坡終不甚確

余舊選詞則四集二十四卷計詞二千三百六十一首七易稿而後成余自序云風騷旣息樂府代興自五七言盛行於唐長短句無所依詞於是作焉詞也者樂府之變調風騷之流派也溫韋發其端兩宋名賢暢其緒風雅正宗於斯不墜金元而後競尚新聲眾喙爭鳴古調絕響操選政者率昧正始之義媸妍不分雅鄭並奏後之爲詞者茫乎不知其所從卓哉臯文詞選一編宗風賴以不滅可

謂獨具隻眼矣。惜篇幅狹隘，不足以見諸賢之而目而去取，未當者十亦有二三。夫風會既衰，不必無一篇之偶合，而求諸古作者，又不少靡曼之詞，衡鑒不精，貽誤匪淺。余竊不自揣，自唐迄今，擇其尤雅者五百餘闋，匯爲一集，名曰大雅長吟短諷。覺南幽雅化湘漢，騷音至今猶在人間也。顧境以地遷，才有偏至，孰是以尋源不能，孰是以窮變大雅而外爰取縱橫，排奡感激豪宕之作四百餘闋，爲一集，名曰放歌；取盡態極妍哀，感頑艷之作六百餘闋，爲一集，名曰閑情。其一切清圓柔脆，爭奇

一
關巧之作別錄一集得六百餘闋名曰別調大雅爲正三集副之而總名之曰詞則求諸大雅固有餘師卽遁而之他亦即可於放歌閑情別調中求大雅不至入於歧趨古樂雖亡流風未闇好古之士庶幾得所宗焉

序大雅集云太白詩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然詩教雖衰而談詩者猶得所祖禰詞至兩宋而後幾成絕響古之爲詞者志有所屬而故鬱其辭情有所感而或隱其義而要皆本諸風騷歸於忠厚自新聲競作懷才之士皆不免爲風氣所囿務

取悅人不復求本原所在迦陵以豪放爲蘇辛而失其沈鬱竹垞以清和爲姜史而昧厥旨歸下此者更無論矣無往不復臯文溯其源蒿庵引其緒兩宋宗風一燈不滅斯編之錄猶是志也錄大雅集

序放歌集云忘深達亹悱惻纏綿學人之詞也若瑰奇磊落之士鬱鬱不得志情有所激不能一軌於正而胥於詞發之風雷之在天虎豹之在山蛟龍之在淵恣其意之所向而不可以繩尺求酒酣耳熱臨風浩歌亦人生肆志之一端也杜詩云放

歌破愁絕誠慨乎其言矣錄放歌集

序閑情集云閑情一賦白璧微瑕昭明誤會其旨矣淵明以名臣之後際易代之時欲言難言時時寄託閑情云者閑其情使不得逸也是以歷寫諸願而終以所願必違其不仕劉宋之心言外可見淺見者膠柱鼓瑟致使美人香草之遺意等諸桑間濮上之淫聲此昭明之過也茲編之選綺說邪思皆所不免然夫子刪詩並存鄭衛知所懲勸於義何傷名以閑情欲學者情有所閑而求合於正亦聖人思無邪旨也錄閑情集

序別調集云人情不能無所寄而又不能使天下同出一途大雅不多見而繁聲於是乎作矣猛起奢末誠蘇辛之罪人盡態逞妍亦周姜之變調外此則嘯傲風月歌詠江山規撫物類情有感而不深義有託而不理直抒所事而比興之義亡侈陳其盛而怨慕之情失辭極其工意極其巧而不可語於大雅而亦不能盡廢也錄別調集

迴文集句疊韻之類皆是詞中下乘有志於古者斷不可以此眩奇一染其習終身不可語於大雅矣若友朋唱和各言性情各出機杼可也亦不必

以疊韻爲能事。就中疊韻尙可偶一爲之。次則集古人爲詞。興寄無端。行止開合。實有自然而然。一經做作。便失古意。世人好爲疊韻。强已就人。必競出工巧。以求勝。爭奇鬪巧。乃詞中下品。余所深惡者也。作詩亦然。

迴文集句疊韻變調各體。余於別調集中。求其措語。無害大雅者。擇錄一二。非賞其工也。聊備一格而已。

𧈧𧈧雜記載粵妓張八重頭菩薩蠻云。今宵屋挂前宵月。前年鎖入新年髮。芳心不共芳時歇。草色

洞庭南送君。花滿潭。別花君。豈堪綺窗臨水岸。有
鳥當窗喚。水上春帆亂。遊蝶化行衣。行人遊未歸。
蓬飛魂更飛。柔情宛轉生面。獨開音節之妙。全在
增一句。便覺此調應如此作。自我變古。有何不可。
又粵妓袁九曳腳望江南。云無人到花外已聞倒
挂一聲聲。往事都隨商女笑。新詩要掩大家名。乞
得情人小字篆。雙成情絲搖曳亦變調中之最佳。

者二詞余錄
入別調集

詩詞原可觀人品。而亦不盡然。詩中之謝靈運楊
武人。人品皆不足取。而詩品甚高。尤可怪者。陳伯

王掃陳隋之習首復古之功其詩雄深蒼莽中一
歸於純正就其詩以論人品應有可以表見者而
諂事武后騰笑千古詞中如劉改之輩詞本卑鄙
雖負一時重名然觀其詞即可知其人之不足取
獨怪史梅溪之沈鬱頓挫溫厚纏綿似其人氣節
文章可以並傳不朽而乃甘作權相堂吏致與耿
檉董如璧輩並送大理身敗名裂其才雖佳其人
無足稱矣梅溪姓氏不見錄於文苑中藏是之故視陳西麓之不肯
仕元當時有海上盜魁之目寧不愧死

蔣竹山至元大德間臧陸輩交薦其才卒不肯起

詞不必足法人品卻高絕

馮正中蝶戀花四章忠愛纏綿已臻絕頂然其人亦殊無足取尙何疑於史梅溪耶詩詞不盡能定人品信矣

激昂慷慨原非正聲然果能精神團聚辟易萬夫亦非强有力者未易臻此國朝爲此調者迦陵尙矣後來之儕必不得已仍推板橋若蔣心餘黃仲則輩醜態百出矣國朝閨秀工詞者自以徐湘蘋爲第一李紉蘭吳蘋香等相去甚遠湘蘋踏莎行云碧雲猶疊舊河山月痕休到深深

處既超逸又和雅筆意在五代北宋之間
閨秀工爲詞者前則李易安後則徐湘蘋明末葉
小鸞較勝於朱淑真可爲李徐之亞

西青散記載紹山女子雙卿詞十二闋雙卿負絕
世才秉絕代姿爲農家婦姑惡夫暴勞瘁以死生
平所爲詩詞不願留墨迹每以粉筆書蘆葉上以
粉易脫葉易敗也其旨幽深窈曲怨而不怒古今
逸品也史梧岡西青散記載雙卿事甚詳或疑其寓言亦刻舟之見十二闋余
錄入別調集如望江南云春不見尋過野橋西染
夢淡紅欺粉蝶鎖愁濃綠騙黃鸝幽恨莫重提人

不見相見是還非。拜月有香空惹袖。惜花無淚可沾衣。山遠夕陽低。又二郎神。咏菊云絲絲脆柳裊
破淡煙依舊向落日秋山影裡還。喜花枝未瘦苦雨重。陽挨過了虧耐到小春時候知今夜蘸微霜蝶去自垂首。生受新寒浸骨病來還。又可是我雙卿薄倖撇你黃昏靜後月冷闌干人不寐。鎮幾夜未鬆金扣枉辜卻開向貧家愁處欲澆無酒此類皆忠厚纏綿幽冷欲絕而措語則旣非溫韋亦不類周秦姜史是仙是鬼莫能名其境矣。

雙卿惜黃花慢孤云碧盡瑤天但暮霞散綺碎翦

紅鮮聽時愁近。望時怕遠。孤鴻一箇去向誰邊。素霜已冷蘆花渚。更休倩鷗鷺相憐。暗自眠鳳凰。雖好。寧是姻緣。讀此覺雖速我訟亦不汝從。尙嫌過激。不及此和平中正也。下云淒涼勸你無言。趁一沙半水且度流年。稻梁初盡網羅正苦。夢魂易警。幾處寒煙斷腸可似嬋娟意。寸心裏多少纏綿夜未閒。倦飛誤宿平田。此詞悲怨而忠厚。讀竟令人泣數行下。

雙卿薄倖詞云。咏嫋。西青散記雙卿夙有瘧疾。然一日雙卿春穀喘抱杵而立。夫疑其惰。推之仆。日傍杵壓於腰。忍痛復春穀。粥半而瘧作。烈澍

溢沃之以水姑大詬掣其耳環曰出耳裂環脰血
流及肩乃拭血畢炊於是抒臼俯地而歎曰天乎
世後爲佳人者無如我雙卿爲也至是爲苦紫詞
以蘆葉書之歎曰誠曰依依孤影渾似夢憑誰喚醒
不如化作彩雲飛也依依孤影渾似夢憑誰喚醒
受多少蝶嗔蜂怒有藥難醫花證最忙時那得工
夫淒涼自整紅爐等總訴盡濃愁滴乾清淚冤煞
蛾眉不省去過酉來先午偏放卻更深宵永正千
迴萬轉欲眠仍起斷鴻叫破殘陽冷晚山如鏡小
柴扉煙鎖佳人翠袖懨懨病春歸望早只恐東風
未肯日用細故信手拈來都成異采得雙卿詞足
爲吾別調集生色

余最愛雙卿摸魚兒云。

西青散記鄰女韓西新嫁而歸性頗慧見雙卿獨

汲恆助之瘧時坐於牀爲雙卿泣不識字然愛雙卿書乞雙卿寫心經且教之誦是時將返其夫家父母餞之召雙卿瘧弗能往韓西亦弗食乃分其所食自裏之遺雙卿雙卿泣爲此詞以淡墨細書

蘆葉又以竹葉題鳳凰臺上憶吹簫一闋喜初晴晚霞西現寒山煙外

清淺苔紋乾處容香履尖印紫泥猶輭人語亂忙
去倚柴扉空負深深願相思一線向新月搓圓穿
愁貫恨珠淚總成串黃昏後殘熱誰憐細喘小窗
風射如箭春紅秋白無情豔一朶似儂難選重見
遠聽說道傷心已受殷勤餞斜陽刺眼休更望天
涯天涯只是幾片冷雲展纏綿悽惻隴頭流水不

如是之嗚咽也。又鳳凰臺上憶吹簫云。寸寸微雲。
絲絲殘照。有無明滅。難消正斷魂。魂斷閃閃搖搖。
望望山山水水。人去去。隱隱迢迢。從今後。酸酸楚楚。
只似今宵青遙。問天不應。看小小雙卿。嫋嫋無聊。
更見誰誰。見誰痛花嬌。誰望歡喜。喜偷素粉。
寫寫描描。誰還管。生生世世。夜夜朝朝。其情哀。其
詞苦。用雙字至二十餘疊。亦可謂廣大神通矣。易安見之。亦當避席。

近時閨秀仁和趙我佩君蘭著有碧桃館詞格調。
未高措辭。亦不免於俗。余獨賞其踏莎行一篇。春草

可爲集中壓卷詞云徑遶苔花庭飛柳絮池塘寂
寥清明雨西園蝴蝶故依依東風吹夢來何處別
浦魂銷畫樓人忙離愁三月長亭路經年綠遍舊
城根萋萋又送王孫去雅麗纏綿不減陳西麓
吳蘋香浪淘沙云蓮漏正迢迢涼館燈挑畫屏秋
冷一枝簫真箇曲終人不見月轉花梢何處暮砧
敲黯黯魂銷斷腸詩句可憐宵欲向枕痕尋舊夢
夢也無聊此亦郭頻伽楊荔裳流亞韻味淺薄語
句輕圓所謂隔壁聽之鏗鏘鼓舞者也蘋香詞可
取者如河傳云春睡剛起自兜禊立近東風費猜

繡簾欲鉤人不來徘徊海棠開未開料得曉寒如此重煙雨凍一定留春夢甚繁華故遲些輸他碧桃容易花自寫愁怨之作宛轉合拍意味甚長
蘋香祝英臺近詠影云曲闌低深院鎖人晚倦梳裹恨海茫茫已覺此身墮那堪多事青燈黃昏纔到又添上影兒一箇最無那縱然著意憐卿卿不解憐我怎又書窗依依伴行坐算來驅去應難避時尙易索掩卻繡幃推臥蘋香父夫俱業賈兩家無一讀書者而獨呈翹秀殆有夙慧也詞意不能無怨然其情亦可哀矣

詞有故作朴直語而實形粗魯者。如陳小魯鬲溪梅令云。庭前竹樹報平安。不平安。一夜西風吹折兩三竿。缺中來遠山。此五字有景無情。古人只道出門難。入門難。江北江南也作故園看。玉門何處。東不住上三句。關此二句尚可。又浣溪沙云。一世楊花二世萍。無疑三世化卿卿。不然何事也。飄零又太常引云。水天水地水人家。水上做生涯。一二畝蒹葭。七八畝菱花。藕花蒹葭活火。菱香藕熟湖水可煎茶。秋夢有些。只不管朝雲暮鴉。此二句尚可。此類大抵皆拾黃山谷蔣竹山唾餘可厭之極。

金聖歎論詩詞全•是魔道•又出鍾譚之下•其評歐陽公詞一卷穿鑿附會殊乖大雅•且兩宋詞家甚多獨推歐公爲絕調•蓋猶是評水滸西廂之伎倆耳•以論詞之例論曲尙不能盡合•況以論曲論傳奇之例論詩詞•烏有是處•

深花枝淺花枝深淺花枝相並時花枝難似伊玉如肌柳如眉愛著鴛黃金縷衣啼粧更爲誰歐陽公長相思詞也可謂鄙俚極矣而聖歎以前半連用四花枝兩深淺字歎爲絕技真鄉里小兒之見聖歎評傳奇雖多偏謬處卻能獨出手眼至於詩

詞直是門外漢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是在有識者一篇之工膾炙人口如山抹微雲梅子黃時雨暗香疏影春水等篇名實相副則亦當之無愧色然白雪陽春知音必少有志之士自宜取法乎上歷久愈新若急於求知如郭頻伽楊荔裳輩每作一篇羣焉附和庸夫俗子皆言其佳嗚呼誠屬高超深厚之作庸夫俗子何足以知其佳庸夫俗子皆言其佳其不佳也可知矣

聰明纖巧之作庸夫俗子每以爲佳正如蟻蠅逐臭烏知有蘇合香哉若以王碧山莊中白之詞不

經有識者評定猝投於庸夫俗子之前恐不終篇而恩臥矣

未睹鈞天之美則北里爲工不詠關雎之亂則桑中爲雋徐昌穀談藝錄語也今人論詞不向風騷中求門徑徒取一二聰明語歎爲工絕正坐此病無論作詩作詞不可有腐儒氣不可有俗人氣不可有才子氣人第知腐儒氣俗人氣之不可有而不知才子氣亦不可有也尖巧新穎病在輕薄發揚暴露病在淺盡腐儒氣俗人氣人猶望而厭之若才子氣則無不望而悅之矣故得病最深

宋無名氏九張機。自是逐臣棄婦之詞。淒婉綿麗。
絕妙古樂府也。詞綜刪存七首。余大雅集中就樂
府雅調兩篇。摘錄十一首。精粹已盡。不啻窺全豹
矣。如云。一張機。采桑陌上試春衣。風晴日暖慵無
力。桃花枝上啼鶯。言語不肯放人歸。又云。兩張機。
月明人靜漏聲稀。千絲萬縷相繫繫。織成一段迴
紋錦字。將去寄呈伊。又云。三張機。吳蠶已老燕雛
飛。東風宴罷長洲苑。輕綃催趁館娃宮女。要換舞
時衣。刺在言外。又云。四張機。鴛鴦織就欲雙飛。可
憐未老頭先白。春波碧草曉寒深。處相對浴紅衣。

又云五張機橫紋織就沈郎詩中心一句無人會。
不言愁恨不言憔悴只憑寄相思意殊忠厚又云。
六張機雕花鋪錦半離披蘭房別有留春計爐添。
小篆日長一線相對繡工遲又云七張機春蠶吐。
盡一生絲莫教容易裁羅綺無端翦破仙鸞彩鳳。
分作兩邊衣苦心密意不忍卒讀又云八張機同。
紋知是阿誰詩織成一片淒涼意行行讀遍厭厭。
無語不忍更尋思又云九張機雙花雙葉又雙枝。
薄情自古多離別從頭到底將心榮繫穿過一條。
絲雙花七字何等親切從頭三句更慎重可以觀。

可以怨。又云輕絲象牀。玉手出新奇。千花萬草光凝碧。裁縫衣著春天歌舞飛蝶語黃鸝歡樂語中含淒感。又云春衣素絲染就已堪悲。塵昏汗污無顏色。應同秋扇從茲永棄無復奉君時。此章最沈痛似爲貶節者。言之觀次句可見。以下言何況又加以塵汗也。淒涼怨慕千古孤臣孽子勞人思婦讀之皆當一齊淚下。

九張機。純自小雅離騷變出。詞至是已臻絕頂。雖美成白石亦不能爲。

九張機。全是寄怨之作。其緣起云醉留客者。樂府

之舊名。九張機者才子之新調。憑戛玉之清歌。寫擲梭之春怨。章章寄恨。句句言情。詩云一擲梭心一縷絲。連連織就九張機。從來巧思知多少。苦恨春風久不歸。可知其寄意矣。

詞至九張機。高處不減風騷。次亦子夜怨歌之匹。千年絕調也。臯文詞選獨遺之。亦不可解。

王介甫謂張子野雲破月來花弄影不及李世英。朦朧淡月雲來去。此僅就一句言之。未觀全體。殊覺武斷。卽以一句論亦安見其不及也。

太白菩薩蠻憶秦娥兩闋。神在箇中。音流絃外。可

以是爲詞中鼻祖。尋詞之祖，斷自太白。
飛卿短古，深得屈子之妙。詞亦從楚騷來，所以獨絕千古。難乎爲繼。

唐人詞所傳不多，然皆見作意，卽於平淡直率中亦覺言近旨遠。正如漢魏之詩，語句雖有工拙氣格，固自不同。至五代則聲色漸開，瑕瑜互見，去取不當，誤人匪淺矣。

以詞較詩，唐猶漢魏，五代猶兩晉。六朝兩宋，猶三唐元明猶兩宋。國朝詞亦猶國朝之詩也。香山長相思云：暮雨瀟瀟郎不歸，空房獨守。時山

此詞絕佳惟上半闋詞近鄙亵絕不費力自然淒警若黃昏卻下

瀟瀟雨朱淑

詞

便見痕迹

王仲初調笑令云絃管絃管春草昭陽路斷結語
淒怨勝似宮詞百首

鍊字琢句原屬詞中末技然擇言貴雅亦不可不慎古人詞有竟體高妙而一句小疵致令通篇減色者如柳耆卿對蕭蕭暮雨灑江天一章情景兼到骨韻俱高而有想佳人粧樓長望之句佳人粧樓四字連用俗極亦不檢點之過又如王君玉望江南云碧瓦煙昏沈柳岸紅綃香潤入梅天可謂

精於造句

紅綃七字爲荆公所愛

而接語云飄灑正蕭然

五字

意殊病空滑與上不稱又如姜白石石湖仙一闋盡

自是高境而玉友金蕉玉人金縷八字纖俗固不能爲白石譁又如高竹屋月冷霜袍擁一篇旁面取勢亦可謂思深意遠惟想見那三字不免粗鄙此類皆失之不檢致使敲金戛玉之詞忽與瓦缶競奏白璧微瑕固是恨事

昔人謂詩中不可著一詞語詞中亦不可作一詩語其間界若鴻溝余謂詩中不可作詞語信然若詞中偶作詩語亦何害其爲大雅且如似曾相識

燕歸來等句詩詞互見各有佳處彼執一而論者
真井蛙之見

詩中不可作詞語詞中不妨有詩語而斷不可作
一曲語溫韋姜史復起不能易吾言也

余鄉能詞者張猗谷崇蘭有夢溪棹謳二卷趙次
梅彥俞有瘦鶴軒詞一卷兩君之詞摘錄一二於

詞則中而余所服膺者則莊中白蒿庵詞也他人
詞皆不免爲風氣所囿蒿庵則吐棄凡庸冥心獨
往夐乎不可尚已

植庵詞一卷余友李子薪慎傳所撰也子薪年逾

四十始習倚聲學力未充而才氣甚旺使天假之
年未始不可爲迦陵嗣響賀新涼六闋余錄入放
歌集中所以存舊交也

吾鄉唐少白煜與余爲中表兄弟年少工詞後困
於衣食未能充其學力之所至年未五十下世可
歎也猶記其金縷曲岱二章云此是擎天柱峙巖
巖青連不斷平分齊魯老柏蒼松高十丈對著罷
風絮語猶自說秦皇漢武欲識前朝興廢事把山
靈喚起談今古哭還笑歌復舞望中遙見金闕路
人道是孔顏師弟登臨之處白馬當時疑匹練只

今變爲烽火。忍細認。江南故土。天謂此山南北限。
爲神京萬古。撈門戶。愁飛鳥。尙難度。次章云。萬仞
丹梯路。其中有神房。阿閣秦碑漢樹。下視齊州煙
九點。上接青天尺五。占膏壤中居於魯。西望長安
東瞰海。更北連燕趙。南吳楚。小天下。空寰宇。一聲
長嘯。千山暮卻雜入村夫樵唱。牧童笛譜。峭壁巉
巖雲亂湧。怪石嵯峨如虎。有松柏凌風而舞。問有
仙緣能遇否。已石闌煙鎖無仙住。收勝境付金縷。
筆意豪邁亦板橋之流亞。

正定王道農

耕心

天才超逸博學多能經史古文

詩詞之類皆能淹貫古今獨抒已見而尤精於內典其論詞亦以大雅爲主而不廢猛起奮末之音余詞得力處半由蒿庵一言半由道農子薪辯論之功也

道農以其尊翁鞠龜姻丈_{蔭祐}滿江紅四篇示余

原序云咸豐甲寅客海州與王子揚劉子謙殷頃許牧生吳蓮卿周廉廷張溥齋朝夕過從觴詠甚樂吳介軒用少陵飲中八仙歌韻賦詩矜龍之離闊以來幾陳迹矣今廉廷便途見過謂已繪圖留證墮歡命曰海國騷音兼示所作弁其一云彈鋏吉及諸賢題詠根觸往夢不能無言其一云彈鋏悲吟問誰是平津侯者儘年來懷中刺滅琴前曲算一例空堂燕雀虛名隨處拌牛馬甚海濱翻

值釣鼈人爭相近。延陵季詞源瀉。高陽裔才名亞。
又客星幾點攢眉結社。湘漢騷人聯棣萼。張王樂府爭。
雄霸鎮多情把臂到狂奴。論風雅其二云擊鉢聲。
聲渾不爲風雲月露算。都是蒼茫身世鬱懷噴。
吐柳色虹橋驚戰伐。菊花九日傷遲暮。儘旁人腫。
背詫駝峰甘陵部。仙耶怪予和汝牀。上下人三五。
仗彩毫收入浣花舊譜杜老風華傳綺季酒龍。
序次排詩虎祇齒牙餘論我難勝。公其誤其三云。
顧曲雄才合放爾出人頭地尙關心。西園餘韻再繙圖記鴻爪印留脩禊帖。龍頭人似催租吏倚征

篷促和右軍詩。斜陽裏。君且去。門須閉。儂便學陳
聯萍影。談何易。看眼中落落。聚星羣。還餘幾。其四
云。對此茫茫。沒著落。愁人一箇。渾不耐。墮歡如夢。
亂愁如火。聚合何關。神鬼忌。拋離忍使。因緣左誦。
河梁五字。斷腸詩。鉛波墮。休便說。劉琨臥。休浪炙。
滄干蹀。怕階前。尺地也難容。我誰續。罪言憐。杜牧
枉傳仙侶。侔張果。問何年。位業紀真靈。彈冠賀感。
激豪宕。直可摩迦陵之壘。

吾邑馬眉生。尙珍天資甚優。生有詞癖。充其力量。

所至可以卓然成家。己卯秋會於金陵旅次，暢論詞學源流，並贈以舊錄唐宋詞一本。不見馬生久矣，諒於此中消息必有所得。他日覲面再當重與切磋也。

眉生好爲艷詞，間作壯語。余友王竹庵鳳起亦有此癖。余初爲詞，亦不免淫冶叫囂之失。猶憶丙子報罷後，宴竹庵座中，賦臨江仙云：落日江干分手處，無端重見雲英。眉棱猶帶遠山青。多卿珍重意苦語，慰飄零。颯颯西風摧勁羽。蕭郎憔悴而今賓鴻嘹唳過前汀。紅燈搖客夢，明月碎秋心。又金縷

曲

春秋江送別座有歌者卽癸酉春竹庵座中云鶻所見也琵琶三弄哀怨不勝爲賦此曲

云鶻

血凝羅袖撥檀槽輕攏漫撚雙蛾淺逗訴盡半生恩怨語颯沓悲風來驟正鴻雁初飛時候一曲琵琶彈未徹已青衫爲汝重重透再爲我一揮手當年絲竹春江口惜韶華良辰莫負暗拋红豆今日雲英還未嫁我亦杜陵消瘦又待折渡頭楊柳眼底茫茫分南北也無心再進當筵酒江月白浪花吼又九日登岳墩感懷賦前調後半闋云絲絲慘結秋陰候撫危闌生平細數儘多儻憊三十男兒仍落拓何論中年以後況又值西風重九破帽多

情偏戀我。問何人印佩黃金斗。中原望悲風吼。又
前調云。箕踞狂呼聊復爾。拭青萍夜夜光凝紫。便
欲擊唾壺碎。下云黃花小圃饒秋意。掃蒼苔眠裯
藉草徑。須覓醉得失。雞蟲何足數。一笑浮雲富貴。
聊自學田家生計。不信馬周終落拓。倒金尊且了。
東籬事更不下窮途淚。余戊子捷南闈詩題金罍浮菊催開宴此亦詞譏也

皆不足語於大雅。

余曾作羅敷豔歌云。紅橋一帶傷心地。煙雨淒淒。
燕子樓西難道。東風不肯歸青旗。冷趁飛鴉起。沾
酒人稀。舊恨依依。一樹垂楊裏。亂絲意境似尙深。

厚。又青門引云。斷腸無奈送春歸。落花時節妝閣
鎮。常掩下云夢魂應苦。關山遠只傍閒庭院。亦尙
有沈至之思。視前金縷曲諸篇。淺深判然矣。

白雨齋詞話卷第五